

# 《華嚴宗》 第八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用來解釋我這裏，這樣就對了，他是(用)這樣的態度，是嗎？他是非常融和。那這個就(是)他說揀就揀哪個？你要揀就揀一個宗密法師。宗密法師他本來就是學「華嚴宗」，但是後(來)他就兼學「禪宗」，所以人人叫他宗密禪師了。一身兼「華嚴宗」的祖師，亦兼「禪宗」的祖師。

不只這樣，連儒家和中國諸子百家都很熟的，他的有名的著作，這個就是甚麼？有名的《原人論》，這套書在佛教看起上來，認為它沒有甚麼很大的價值的。但是在中國哲學史上，它就有很高、崇高的地位。馮友蘭那班人很捧他的，宋儒那些人都對他這本書(重視)，都是看他、讀他這本書的。馮友蘭因為這樣去捧他那本《原人論》，就造了一本叫做《新原人》了。「中原三書」裏面，有本叫做《新原人》。《新事論》，《新理學》、《新原人論》，(是)馮友蘭。

這樣，空、有，整個佛教、儒家的道理，種種他都很懂(得)，但是你評價他的話，由於他對「華嚴宗」未能再發揮了。澄觀法師已經發揮淨盡了。當時皇室送一個名號給他，說他清涼大師，賜他一個名號叫清涼大師。所以人人叫他做清涼法師，這樣，這個賢首宗的人物。我就講完了。

如果尋(找)它那個「華嚴宗」的那班人的學說，你就在這幾個裏尋(找)就已經可以了。之後，我要講的，就要講第四點了，「判教」。中國的佛學家，一個「天台宗」和一個「華嚴宗」，最喜歡「判教」。將佛所說的經教就判定它，就將它來分判成等級，哪些就為淺的人來說，哪些就為深的人來說的。

要將它來分成等級，「天台宗」，我已經講過了，有「藏通別圓」四教，就有「化法四教」、「化儀四教」，合着有「天台宗」八教。賢首宗又和他一樣作風，又「判教」，將佛教所說的教法，判別它的等級。那個「天台宗」的「判教」，就精

密，不過「天台宗判教」的時候，智者大師就是隋朝的人，有很多經論他未看過，還未翻譯。所以他的「判教」不能夠廣涉很多經論，(他的)缺點就是這樣。

但是到賢首法師和清涼法師就不同了，所有的重要經論都翻譯了。所以他的「判教」實在比較「天台宗」(的)「判教」更進步的。第一個固然是進步，但荒謬亦更荒謬。這樣，你就不要說「羅先生你就當然說它荒謬這樣。」不是，我要列出所有古今的「判教」，列一個表給你們，你們自己看它怎樣荒謬、怎樣不對。

現在人人都以為「判教」只有「天台宗」是第一，「賢首宗」就第二這樣，然後這樣(認為)。其實不然，古今「判教」的人就不知犯忌，我們考據到它，都有很多大家的。這樣，你就不妨看看「判教論」。如果有人有興趣想寫成一本書的，你可以引甚麼？佛家的判教的學說，「判教說」。

可以寫成一本後書都可以的，如果有人肯寫一本這樣的書，這本書一定會相當有價值。你(們這些)青年學佛的人，不妨可以去做一下功課。這樣，它歷代的「判教」，第一種，一，就主張佛教無分等級的，「一教」，「一教」即是不判教，無等級，平等。現代的人，這個「一教說」影響最大，歐陽漸主張「一教」，太虛法師不只主張「一教」，他說「八宗平等」，即是不判，「平等」便即是無等級，是嗎？是「一教說」，這個就是兩個人(說的)，不是，有兩個人。

那個講經這樣搖頭擺腦來到這裏「判教」，實在就很笑話。等於這段你聽到的這些，等於舊時那些「三家村先生」拿着本《四書注解》，來到搖頭擺腦，來到講「聖人之道」一樣那麼笑話的。那些講經佬是來到講「判教」，因為講一本一開首，尤其是「天台宗」那個法師，一開首就「五重玄義」，就「判教」為先。他都不知道這種事，實際是一種都是「三家村先生」講「聖人之道」的這種。主張「一教」的，即是不「判教」的，最早的就是鳩摩羅什。

那麼鳩摩羅什是甚麼宗？自然是「空宗」了、「成實宗」，他是這兩宗的祖師。那他的理論是怎樣，他說佛的說教，好似那個月亮照落來大地，大地裏面那個大的湖水，照到那個月亮，又是照，又是承受了這個月亮。一個小的水潭，一樣是反映到這個月亮。月亮都是那個月亮，你那個反映出怎樣是你的大湖、小湖，那些人聽東西的事，不關那個老夫子事。那些水是清的，整個月亮就照得清清楚楚，反映了出來。那些水是濁的，就整個月亮就映得它「蠟暹」（不潔淨），不關那個月亮事。這樣，就根據《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就說佛一種聲音來到說教。

講就講一本經，但你這些眾生聽說法的人，隨你的智慧高低不同，以及各人有偏度，各人的了解有不同。這樣，然則照這樣，「教」就無分別的，那個「乘」就有分別了。「乘」者，「眾生的乘」，「眾生的根基」不同。佛說法都是那些，你是「大乘根基」，你聽到的就是「大乘」的「教」；你是「小乘」的「根器」，你所聽到的就是「小乘教」，它這個最好的。所以，到了近代，「唯識宗」的那個歐陽漸，他發揚這個鳩摩羅什的「一音教」。

這個說不「判教」的，他說，他就講一句話了，講得相當好，「教唯是一」，就「乘乃有三」，「乘」者指「眾生的根器」有三種。有些就「聲聞乘」，有些就「獨覺乘」，有些就「大菩薩」。「菩薩乘」，「大乘」。佛是那個佛講經，哪本經都是，你「大乘根器」的人聽到「大乘」，「小乘根器」的人聽到「小乘」，你自己的份量不同的。

第二個，就後魏的，這個地論宗「北道」的祖師，菩提流支。那這個人就(是)地論宗，他就(是)「北道」，「有宗」，「有宗」是指唯識宗。這個這個兩個人(都是)主張「一教」。這兩個人所依據的是甚麼？我不夠(空間)寫這段經文。依據《法華經》，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依據而說一教，即是不判教。

那你那麼多人講它都不判的，那又說它歷代判教的說法，他判「一教」而已，是

嗎？判「一教」就可以了。第二個了，這處寫二，我來一個批評，我的講法，這個是最值得讚美，鳩摩羅什，最值得讚美的。第二個就主張「二教」的，就總共有四家之多，主張「二教」，佛的教分(為)兩等級，兩類，兩等級。第一個，一位居士姓劉的，叫做劉虯，這個人，看他的學說，就近乎「空宗」的。即是近乎「三論宗」，講空的那一派的，那他怎樣主張？他主張這樣了，佛教就有等級的。

第一種「頓教」，無等級的，「頓」者突然來的，一講就全部都講盡的，叫做「頓教」，那些「大根大器」的那些。「頓教」好似孔門中顏淵那一類，「聞一而知十」。你講一項，他其他九項都知道了。第二就是「漸教」，逐級、逐級來的。小學、中學、大學這樣，逐級就逐級來。

最低級的就是「人天教」，教人如何做人、如何死後，修行會「生天」。如果你想做人，就修行「五戒」，不要殺、不要偷盜、不要淫邪、不要講妄語、不要醉酒，「殺盜淫妄酒戒除」。你想做人，首先就你(皈)依「五戒」，如果你想進一步，想死了之後「生天」，就「十善」。十(口語：五)戒「十善」，「五戒」「十善」，「十善」你一查就知道了，是嗎？「身三」、「語四」、「意三」。「身業三者」，就(是)甚麼？「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」，是嗎？

「身」的三樣東西，「身」就戒除這三件事。「語」，就是甚麼？「不妄語」，第一「不妄語」，第二就「不惡口」，即是不講粗言，即是要……要修「(不)惡語」不是只是「三字經」(粗言穢語)來到甚麼？例如「你□家鏟」、「你衰人」這些這樣，這個「粗惡語」，又叫做「惡口」。第三「綺語」，即是甚麼？指桑罵槐，用很巧妙的說話來到諷刺一下人家這樣。

它說這些叫做「綺語」，即是本來貴人來的，「你貴人」這樣，「你真是大貴人了」，他說不是，他說無這個聲音，「他這個人都這樣貴人」這樣之類(反話)。喝倒彩這樣，別人都跌了一跤，他說「好啊！好啊！跌得好！」這樣，這些之類這樣。這

些叫做「綺語」。甚麼？「妄語」、「惡口」、「綺語」和甚麼？「兩舌」，即是「離間語」。

在阿甲面前講阿乙不對，在阿乙面對講壞阿甲(話)，這些叫「離間語」，四樣講了，是嗎？「語業四」。「意業」就三件東西，那個「貪」，即是不要起一個心來到作一種佔有的貪，貪得非份之財、貪非份之位這樣，貪。「瞋」，「惱怒」，由「惱怒」而引起(的)行為。要引起行為才算，你惱一惱(而未引起行為)不算的。「貪、瞋、癡」。即是不要一種盲目衝動的行為。叫做「愚蠢」。還有甚麼？

聽眾：講齊了。

羅公：齊了嗎？這樣，它說如果你想「生天」，行這三樣東西。這樣和「摩西十誡」，雖然是有出入的，大致的精神都是一樣的。

它說如果你想「生天」，夠了。那這些叫做「人天之教」，即是佛經裏面，屬於這類這樣的，叫做「人天之教」。第二種，就是「聲聞教」。「小乘」講「四諦」，「苦集滅道四諦」，講「十二因緣」這類，聲聞即是四諦了。第三種就「般若」，講「空」的，講「一切法空」的。或者《般若經》那類，講「空」的，講這個「空理」的。

又高一層了。聲聞就是小乘，般若就是大乘了。就到「法華」，釋迦佛晚年說《法華經》，「會三乘而歸一乘」(的)法華(宗)。他就說「破三歸一」，把三乘的等級不過用來作吸引人入勝而已。其實，最後佛說法的動機就想每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的。佛教你們怎樣去「做人」、「生天」、怎樣學小乘四諦、甚至到講「空」都是權宜之說而已，到最後他要希望每個都成佛。

所以「會三歸一」的三，有人就指「人天、聲聞、般若」那個空，這個就是三。有人將「三」字來解釋，「人天、聲聞、獨覺」。又有人解釋，就不要「人天」，

「聲聞」、「獨覺」和「菩薩」三乘。種種不同的講法，總之它就是「破三」，說三就是「三乘」，都是權宜。是「一乘」的，「一乘」即是「佛乘」，即是成佛才是真實。「法華」就怎樣？就最後，「法華」不過是「破三歸一」，消極掃蕩它，它真真正正想引你證佛果，就是「涅槃」了。涅槃就講「佛性」了，一切眾生都有這個佛性，實現你的佛性了，每個都成佛。

這樣就逐級來的，這個(是)「漸教」。你看一看，智者法師，「天台宗」的智者大師未出世。齊，宋齊梁陳，(到)陳才出世的。賢首法師都未投胎，別人已經……這位劉居士已經有那麼完整的「判教」，相當好的。那個時候，經教未具備，為什麼它無唯識？唯識那時候未具備，是嗎？它將唯識的書、唯識的理論講空，近於「空」的理論，撥入「般若」那裏，撥入「般若」。

講成佛那部份，他撥入「法華涅槃」。因為「唯識宗」的典籍還未完備，所以它就無了「唯識」在這裏。只是說它不是很完備，但是你說它的理論怎樣「踐」(差)過「天台宗」和「華嚴宗」，它不「踐」得(差)過的。不過，他這個是居士來的，那些法師講經就完全不引用他的。大概是因為他是居士，有頭髮的。這個主張「二教」，初「頓」後「漸」兩個。

即是天台宗和華嚴宗的判教，它(們)已經具體而微了。第二，那些人引這位誕法師，誕法師，叫做誕甚麼？是不是叫做道誕，是不是叫做僧誕？不是幾清楚，只知道他是誕法師。他這個人的精神就近於「空宗」的。劉虯就直接偏於空宗的，是嗎？「唯識宗」他都無，「有宗」他都無。那這個亦是近於空宗的。

那麼他將佛教分做兩種，一種叫做「直往」，那甚麼叫做「直往」？「大不由小起」，他的根性是大乘的人，他不用先學小乘的，一直就學大乘的。縱使有一本小乘經在他面前，他都看大乘的道理出來，這類人。其實即是「頓教」而已，直往不就是「頓教」。是嗎？不過它名詞不同，實在這個更好。在修辭學上，我說它更清楚。

第二種，它叫「漸悟」了。「先小後大」，這個真的很好。但是那個「漸」又無分得那麼厲害，他留給你們這些人來分。因為當時他(的時代)經典未備，未齊備，他只是舉其大綱，他無錯的，沒有錯得出樣的。這個後來唐三藏(玄奘)就是這樣(判)，唐三藏的判教很特別的，他的「判教論」，他有判、有不判，他說怎樣？他說對那些「頓」的，他亦是即是「頓漸」。

有一類叫做「直往」的，「直往」的就無所謂等級的教，又有些「漸悟」的是「三時」，即是其實後來唐玄奘這些「判教」，你說找不到他這個的瑕疵。亦因為可能太簡單，但是他雖簡單，他無瑕疵。我說這個很好，你不妨(標記)，我加兩個圈。這個「麻麻地」(普普通通)，「麻麻地」(普普通通)。他判得太詳細，而資料又不齊備，變了「撞板」(碰壁、行不通)如果資料齊備，他會(把)這個講得更好。

那麼所以現在那些人說天台、華嚴判教第一了這樣，這些這樣的講法，這些叫做？實在那些「三家村先生」抱着朱熹，朱夫子的《四書集注》，就以為「聖人」，那些東西(成聖之道)就在那裏了。這樣，哪有這般傻的？第二個。這個第三個，不是趙匡胤的宋，劉宋，劉裕的宋，有一個叫做曇無讖。我就懷疑劉宋並無一個曇無讖的人，我就懷疑這個(是)北涼那個曇無讖，即是翻譯這個《菩薩戒經》那位曇無讖，我懷疑是他。

不過，它就(在)《高僧傳》裏面，說宋曇無讖。這個(人)，我們大膽些說他就是「涅槃宗」的，我們當他是，不妨假定他即是曇無讖。曇無讖翻譯了一本《涅槃經》，就開創了一個「涅槃宗」。後來涅槃宗就歸併了去智者大師的天台宗。第二個，就是隋的慧遠了。這個不是「淨土宗」那個慧遠，是隋朝的慧遠。「淨土宗」的慧遠就(是)劉宋的慧遠，是東晉和劉宋之間的慧遠。這個隋朝的慧遠，這個人大抵的思想是空宗，這兩個人，他將佛教分成兩種，一種叫做「半教」，一種叫做「滿教」。滿者就是圓滿。

就不是頓漸了，將那個教的本質，「半」者即是不是很圓滿的，即是，換言之，即是不是很了義。但是它這個講法又好似頓教，好似甚麼？「小乘教」，「漸教」的那些這樣。他的講法。這個照它這兩個字的字句來看，就應該不是「了義」。這個「滿教」就是「了義」，大概是這樣。

那他說「半教」就初說，佛早期所講的經，佛早期所講的經叫做「半教」。「滿教」(是)後說，後期所講的經，不過很籠統的，「初」初到幾時？說到哪本？後由那個時候開始叫做「後」？好難講，所以那些意義又不過不失的這樣。就「麻麻地」(普普通通)的，這樣就真正的。我打一個三角(形)在這裏。

聽眾：夠鐘了。(時候到了)

羅公：夠鐘了(時候到了)，是嗎？

聽眾：尚餘兩分鐘。

羅公：再弄好這個吧！

唐朝，有一個叫做印法師，這個似乎是空宗。這個很好，這個可惜他是受了誕法師的影響，這種叫做「屈曲教」。就「破着」的，你有甚麼執着？就破執着。第二種叫做「平道教」，一條平坦的大路……那麼因為它很曖昧，不是講得很清楚，是嗎？所以我只是認為它值得一個三角(形)。這樣，主張「二教」的就有這樣多，都是大家來的。那麼我們看看後來甚麼？所謂(禪宗)六祖又頓又漸這樣，其淵源所致。第一家就後魏的那個「地論宗」的誰人？光統法師，他本來分「頓」分「漸」這些都是跟「地論宗」有關的。「頓教」就甚麼？一下子就是直入大乘。直趨，趨向成佛的，這些叫做頓了。

快到極，它這些頓教俱說「常」與「無常」，「俱說」即是兩樣都講，「常」就指「本體」，「真如本體」，「常」；「無常」就指「有為法」，現象的事物，它原



本「常」的「真如本體」，和「無常」的「現象界」的事物都講到。即是甚麼都說，一下子就要一齊。連個「本體」和「現象界」一齊講給你知。這個「頓教」，(快)速的。第二種是「漸教」，先講「常」，就後講「無常」，他這些叫做「漸教」。先指出這個涅槃，先(說)本體，然後才漸漸講這些給你知，這樣，這個點顯然是不對。

佛教在小乘裏面，絕口不談本體的，怎會先常後無常？這樣，如果你說那個常不是指本體，又是指甚麼？好似不妥當。可能那些記載錯誤，先無常後常，這樣就有道理一些。先講這個無常的現象界，然後慢慢引入來講這個「本體」，講這個 reality。先講 phenomena，慢慢引入來到講那個 reality。

這樣合理一些。但這樣記載就先常後無常，所以我們不得其解，其實是我引了那麼多家在這裏，給大家看看判教那個東西，不是說千古不易的東西來的，亦不是「天台宗」、「華嚴宗」的最優勝。當然很多還好過它的都有，而且家家都是門戶之爭，根本這樣東西無甚麼很大的意義的。

那麼「圓教」，「圓通無礙自在，常與無常不礙」的，然則所謂「頓教」，就是說常與無常的教，有礙了。它說這個意義，所謂「頓教」已經是高的了，但高都未夠好，好高。常的本體和無常的現象，分開兩節來講的，還沒到「家」(未夠火候)。一到這個「圓教」，「常」與「無常」，「現象界」與「本體」，合一來講，即是說「現象」即「本體」，就「本體」即「現象」。

那麼後來六祖，《六祖壇經》那些甚麼？「一即一切，就一即一切」。六祖很「興」(常)講這句話。這種就是地論宗的思想和華嚴宗的思想。「一」就指它的本體。「一切」就(是)所有現象界的事物。「本體」即是現象的本體來的，是嗎？那麼「現象」由「一」、由那個「本體」顯現而成的。所以「一」，這個本體即是現象界，是這樣解釋的。

現在的人解《六祖壇經》，解到它玄之又玄，聽者莫名其妙，其實好簡單的，是嗎？本體顯現而成為現象，所以本體即現象。「一切」即「一」，「一切」即是所有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等等，「一切東西」、「一切現象」，都是由那個本體顯現的而成的。所以，現象，任何一個「現象」都是「本體」，一滴水的實體，即是整體宇宙的實體。然一切即一，實在就很簡單的。

那這種就無礙了，這些叫做「一多無礙」，他們就時時「一多無礙」，時時那些人寫文章怎會是「一多無礙」？「一」明明是「一」，「多」就明明是「多」，怎會「一多無礙」？他們就這樣。從本體來講，就是一，從現象界來講，就是多。它說「多」者就是「一」的「多」，「一」者是「多」的「一」，是嗎？那就無礙，「一多無礙」。在那個「多」裏面，任何取一點都是這個「一」的顯現。

這個一者不過是這個多的全體來的。亦即是等於全體與部份之無礙的。那這些所謂「圓」了，是這樣「圓」的。「無礙自在」，這個光統法師，後來華嚴宗之所以「重重無盡」、「一多無礙」就由這裏來。那這套這樣的講法，實在站在中國哲學史的立場，你說與「老莊」無甚麼關係，當然多多少少總有些關係。

莊子說「道在屎溺，道在瓦礫」，「無處」都是「道」，「無處」不是「道」。「無處」不是「道」，「無處」到「屎溺、瓦礫」，這些不就是多？道就是一。那麼當然中國這種思想，佛經裏面又有的。那它取佛經裏面那些這樣講法，就和中國那些思想一合併起來，顯現出來，就講這套「圓」的東西。所以「圓教」就是中國的思想成份，很多的。那漸教就不是了，逐級逐級來講。

那光統法師，這樣分三類，那分三類，他又不是(排)次序的，三類不同，橫分的，不是直分的。不是屈屈曲曲的分，那個光統法師。(真諦法師)分「三教」。到陳朝了，宋齊梁陳那個陳，陳朝來中國，魏武帝才死，這個真諦法師是「有宗」的。「唯識宗」的，古代的「唯識宗」的。他就(是)又將佛教就分做三種了。

就「次第」分的，第一個就「轉」，那個名詞劃分不妥當，怎樣叫做「轉」？「轉」就(是)轉變，怎叫「轉」？其實他的「轉」字，就怎樣來的？「轉」者就釋迦牟尼佛初說法的時候，「三轉法輪」了，「三轉法輪」。「三轉法輪」，現在的人說「三轉法輪」，那個「輪」原來(是)梵語，叫做 chakra(梵)、Cakka(巴)，chakra，這個字，是一個大的輪，是印度古代的兵器。

初初我以為，看見那個「輪」，那些人畫那個「輪」，畫成一個大將軍那樣的形，持着一個好像車輪這樣，就可以降伏敵人的，我就以為所謂輪就好似中國《封神傳》裏面法寶那樣。這個輪一「祭」(亮出)起來，就移飛去、擲去敵人處，就以為(是)這樣。我們這樣想，殊不知有些人去到印度，那麼哪個？從前有一個人叫做劉仁航，姓劉，是江蘇人，劉仁航。他就造了一本書叫做《東方大同學案》，他在很早的時候，約莫「五四」之後差不多，他這個留日的學生……

-完-